

讀必部幹

想空從義主會社 展發的學科到

著 斯 格 恩



社 放 解

·讀必部幹·

想空從義主會社
展發的學科到

印 發 出 著
刷 行 版 者
者 者 者 者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版

新華印務社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恩格斯
解放社

20,001—40,000(滙3)

書號：0234

033

· 讀 必 部 幹 ·

想空從義主會社 展發的學科到

著 斯 格 恩

社 放 解

號 0234

價 3.50

目 錄

序 言

德文本第一版序.....六

德文本第四版序.....一〇

英文本序.....一一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一.....四

二.....六

三.....六

序

言

德文本第一版序

這小冊子，是由一八七八年在萊比錫出版的我的著作：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即反杜林論）一書中的三章編成的。經我的朋友拉發格底請求，我收集了這三篇給他譯成法文，並加上了若干註釋。經我校閱過的法文譯本，最初發表於社會主義雜誌，後來印成單印本出版，書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一八八〇年巴黎出版）。依據法文本而翻譯的波蘭文版一八八二年出版於日內瓦黎明書局，書名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

拉發格的譯本，在說法語的國度內，尤其在法國的意外的成功——使我想到：如果把這三章以德文原文印成單印本出版，是否同樣有好處呢。同時蘇黎支（Zurich）社會民主黨報編輯部告訴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隊伍內看到對於新的宣傳小冊子，有着極大的需求，問我是否同意爲着這一目的將上述三章，彙印出版。我自然是同意的，並將我的著作交給他們支配。

可是，這小冊子起初完全不是爲着在羣衆中的直接宣傳而寫的。這一首先是純粹的科學的著作，能够適用於直接宣傳嗎？在形式和內容上，需要些什麼樣的修改呢？

說到形式，只有常常使用外國字這一點，可以懷疑是否妥當。但是拉薩爾（Lassalle）在其演說和宣傳小冊子中，也已經不很避免使用外國字了，而且據我所知，大家並沒有訴苦。而從那時以後，我們的工人們已經更熱心地和更經常地讀報，因此也就更多地領會了外國字。我只刪除了那些多餘的外國字。但是留下了必要的並且不附上解釋的譯名。因爲這些必需的外國字（大部分是科學技術上通用的術語），如果可以譯成德文的話，那末，就是不必要的了。這就是說，翻譯只能曲解這些術語的意義，不僅不能說明，而且反會混亂。在這種情形下，口頭的解釋，將會有更大的幫助。

說到內容，我敢肯定說：它對於德國工人並不是很困難的。一般說來，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難的，但是這一部分，對於工人較之『有教養的』資產者，要容易得多；因爲這一部分所說到的正是工人底生活條件。我之所以加上許多解釋和補充，與其說是爲着工人，毋寧說是爲着『有教養的』讀者，如議員愛寧（Ernst Eise）先生，樞密顧問齊比爾（Heinrich Von Sybel）先生和特萊亦克（Treischke）們●，他們爲不可壓抑的願望所驅迫，屢次表明他們是一竅不通，和因此

對於社會主義的可驚的無知。如果唐·吉訶德與磨房風車決鬥，那末，這是完全合乎他的名號與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但對於珊丘邦沙（Sancho Panza），我們却不能容許他做這類事①。

這類讀者，看到在社會主義發展的簡述中，提到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宇宙起源說，提到當代自然科學和達爾文，德國的古典哲學和黑格爾——也是會驚奇的。但是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只能產生於德國②，即產生於古典哲學還生動地保存着自覺的辯證法底傳統的

● 愛寧——德國的廠主，曾寫過若干反社會主義的小冊子，齊比爾和特萊赤克是當時著名的德國歷史家。

——譯者註

● 唐·吉訶德，是十六世紀西班牙小說家西萬提斯所著一部著名小說唐·吉訶德的主角。唐·吉訶德代表沉迷於幻想的蠢人，鬧出許多笑話，後來忽然發生一種遐想，和風車進行決鬥。作者借唐·吉訶德來譏笑中世紀的騎士風。珊丘邦沙，是唐·吉訶德的僕人。

——譯者註

● 這裏所說的『於德國』，乃是筆誤，應該說『於德國人中間』，因為科學社會主義之產生，一方面固然必須有德國的辯證法，但另一方面，也必須有英法二國發展了的經濟和政治的條件。德國的落後的經濟和政治的條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比現在還更落後得多——最好亦只能產生社會主義底諷刺畫（見『共產黨宣

國度。唯物史觀及其特別的應用於現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上，都必須借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如果德國的資產階級的學校教師，已經把德國大哲學家及其所創立的辯證法，都淹沒於那令人厭惡的折衷主義泥潭裏去了（他們做到如此程度，使我們不得不引據當代自然科學來證明辯證法存在於現實之中）的話，那末，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却以我們不僅繼承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康德，菲希特和黑格爾為光榮。

一八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於倫敦

『言』第三章『德國的或「真實的」社會主義』。只有當時英法兩國所造成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情況經德國辯證法的批判以後，才能達到真正的結果。從這觀點看來，科學社會主義並非專屬於德國的產物，而在同樣的程度上，又是國際的產物。

——恩格斯註

德文本第四版序

我曾經預期，這本小冊子的內容對於德國工人是不十分困難的，這個預期已經證實了。自從一八八三年三月本書第一版出版以來，已經銷行三版，共一萬本，而這還在施行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現在已經取消了）的統治之下。這同時亦是對於現代工人運動這類運動的警察的壓迫，是如何無效的新證明。

自從第一版出版以來，這小冊子又被譯成好幾國文字：意大利文（馬丁內底譯的）、俄文、丹麥文、西班牙文及荷蘭文。

這一次重版，經過某些微小的修正。只有在兩個地方作了比較重要的補充：在第一篇論聖西門中，補充一段，因為原版中關於聖西門比起關於傅立葉和歐文來，是說的太少了；在第三篇之末，補充了近時有重大意義的、新的生產的形式——托拉斯。

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二日於倫敦

英文本序

這小冊子，原來是一本更大的書底一部分。大約在一八七五年前後，柏林大學的副教授，杜林博士，突然地和大吹大擂地宣佈他皈依社會主義，不僅以詳盡的社會主義理論，而且以完全的實際改造社會的計劃，貢獻於德國人民之前。自然，他竭盡全力，攻擊他的前輩，尤其是馬克思，他傾其全部怒火於馬克思身上。

這事正是發生在德國社會黨中兩派——愛森納哈派和拉薩爾派——合併的時候，黨由於這合併不僅異常地加強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獲得了運用共同力量去反對共同敵人的可能。社會黨在德國迅速的成爲一種力量。但是要使它成爲一種力量，必須首先使這個新造成的黨的統一，不被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已公開的開始在他個人周圍集合了一個小宗派、未來的獨立的政黨底核心。因此，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必須拾起別人丟給我們的手套●，將鬥爭進行到底。

可是，這雖然不是過分困難的事，但顯然是麻煩的事。大家知道，我們德國人是有非常沉重的 *Gründlichkeit*（澈底性）的。——不管你怎樣稱呼他都好，澈底的深思也吧，或深思的澈底性也罷。當我們中每一個人着手敘述他所認為是新學說的時候，他以爲一開始就必須將這個理論造成爲包羅萬象的體系。他一定要證明，邏輯的初步原則和宇宙的根本規律之所以永久存在，只是爲了要引導到這個新發現的完成一切的理論上去。在這上面，杜林博士是達到了自己的民族特徵底高點的。不多亦不少，完全的哲學體系——精神哲學、道德哲學、自然和歷史哲學，完全的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底體系，最後，政治經濟學批判史，這三部八開本的大書，在其份量上和內容上是一樣的笨重，這三路大軍，動員來一般地攻擊一切前輩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特別是攻擊馬克思——這真是企圖完成一個完全的『科學革命』——我所要對付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我被迫地不得不涉及一切題目和一切可能的題目：從時間和空間底概念到雙本位的貨幣制度；從物質與運動底永久性到道德觀念底變易性；從達爾文的自然淘汰到未來社會中的青年教育。然而，我的敵人底包羅萬象的體系，却也使我能够在和他論爭中，在前所未有的更加聯貫的形式中，闡明

● 歐洲古代習俗，丟下手套，是挑戰的表示，拾起手套，是接受挑戰的表示。

——譯者註

馬克思和我關於這一切多方面的問題的見解。這就是使我擔負起這一在其他關係上都是不愉快的任務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覆，最初以連載文章的形式，登載於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萊比錫的前進報上，隨後彙集成一本書，標題爲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其第二版一八八六年出版於蘇黎支。

經我的朋友拉發格（現在是法國里爾省選到國會去的議員）之堅持的請求，我摘錄這書底三章而成這本小冊子，他於一八八〇年把它譯成法文出版，標題爲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隨後由法文譯成波蘭文和西班牙文。一八八三年，我們的德國朋友又以德國原文出版這本小冊子。此後，從德文原文翻譯出版的，有意大利、俄羅斯、丹麥、荷蘭和羅馬尼亞各種文字的譯本。這樣，連這個英文譯本在內，這本小冊子已經譯成十種文字了。我想，沒有一種社會主義著作，連一八四八年出版的我們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內，曾經有這麼多種文字的翻譯的。在德國這一小冊子已重印四次，共銷二萬本左右。

這一小冊子底附錄『馬克』●是爲着把關於德國土地私有制的產生及發展底歷史底一些基本

● 這一附錄，因俄文本中未列入，故沒有譯出。

知識，傳佈於德國社會黨之內而寫的。當德國社會民主黨團結城市工人的事業已經走上接近完成的正確道路，並且在黨面前放着要處理農業工人和農民的任務的時候，這點尤其是必要的。這附錄之收在本譯本中，那是因爲在一切條頓人種中都是一樣的原始土地制度的形式及其衰亡底歷史，在英國比較德國知道得更少。我在這小冊子中，這一附錄仍保持着原來的文句，而未涉及科瓦萊夫斯基最近所提出的假定，這假定說，在『馬克』底成員分割耕地和牧場之前，曾有過包括數代的大家族公社（南斯拉夫的大家族制可以作爲例證）底共同合力耕作這個土地。後來，因爲公社人口日增，共同經營已經非常不方便，於是發生了公社底分割。科瓦萊夫斯基也許是完全對的，不過問題現在還是在 *Subjudice*（討論）中。

這一小冊子內所用的經濟學上的新名詞，其意義是完全與資本論英文本所用的一樣的。『商品生產』，我們是指這樣一種經濟發展的階段，即物品的生產，不僅是爲着滿足生產者底需要而且是爲着交換的目的，即生產着商品，而不是使用價值。這一階段，起自爲交換而進行生產的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這一階段，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換一句話說，即是在下列條件之下：資本家，生產手段底私有者，以金錢僱傭工人——那些除了自己勞動力以外別無任何生產手段的人——並將生產品賣價減去生產成本以外所得的一切贏餘，都納入自己的腰包裏頭），才達

到其完滿的發展。我們將中古以來的工業生產的歷史分作三個時期：（一）手工業——小的手工業者師匠及其少數的傭工和學徒，而且每個工作者製造整件物品；（二）手工工場——較大數量的工人集聚在一個大的企業內，依據分工的原則製造整件物品，即，每個工人只擔負某一個部分手續，物品須經歷一切工人之手後才能製成；（三）現代工業——生產品是以動力發動的機器製造的，工人的勞動，只限於監督機械底動作並加以調劑。

我完全知道●，這一本小冊子將不為英國讀者社會底頗大一部分人所歡迎。但我們，大陸上的人，如果稍為顧忌英國人的『尊嚴』（即英國人的『庸人氣概』）底成見，那末事情將會比現在更壞。這一本小冊子是辯護我們所謂『歷史唯物論』的，而『唯物論』這個名詞，是刺激極大多數英國讀者的耳朵的。『不可知論』●尚有可恕，至於『唯物論』，那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然而，自十七世紀以來，整個現代唯物論的最初發祥地，乃是英國。

●這篇序自此以下直到結尾，恩格斯曾以『論歷史唯物論』的題目，單獨用德文發表於一八九二年的新時代雜誌上。

●不可知論。不可知論者認為事物（客觀世界）是不可認識的。

——譯者註

——譯者註